

陈

晓

春

译编

黑森林之风

Shanghai Wenhua Chubanshe

万国风情丛书
文化随笔系列



海

文

丛

书

版

社

42.86
C46

黑森林之风

万国风情丛书·文化随笔系列

上海文化出版社

陈晓春 译编

3 2007



责任编辑：黄 韬

封面设计：宫 超

黑森林之风

陈晓春译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市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2 字数 222,000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80646-130-2/1·278

定价: 17.50 元

前 言

著名作家柯灵认为，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苏轼写的散文，笔力纵横，挥洒自如，行文之自然犹如行云流水。他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他这段话正说明了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或者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散文的魅力就在于笔调轻松，情感真挚，妙语连珠，意趣横生。林语堂在《小品文之遗绪》中写道：“我所要搜集的理想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有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此是吾所谓理想散文。”

由此可见，散文的创作极具“个性”，其笔调因人而异，或凝重，或冷峻，或委婉，或劲健，或缜密，或飘逸，或洗练，或含蓄，其风格之变化可谓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因此散文的翻译较之小说的翻译更难些。但是，将国外的新潮派或

现代派散文译介一些进来，以供国内读者赏阅，或供中国散文界借鉴，实是一桩极有意义的事情。

去年秋天，应上海文化出版社之约，我们开始筹划编译这套丛书。最初，想按英、法、俄、德、西、日、阿等七个语种，每个语种编译一本，可是，使用英文、法文、西文、阿文的国家很多，而像英美这样的文学大国，把它们的散文选编在一起，又似乎不甚妥当。若按国别选编，一些拉美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散文，似乎又难以独立成卷。几经斟酌，最终决定兼顾语种和国别的因素，将这套丛书分为八卷，即：《鹰隼的目光》（美国）、《绅士的格调》（英国为主）、《梦幻国度的声音》（法国）、《伏特加酒之歌》（俄罗斯）、《黑森林之风》（德国、奥地利、瑞士）、《风流樱花雨》（日本）、《孤独的探戈》（西班牙及部分拉美国家）、《天方智慧鸟》（阿拉伯地区国家），并定名为《万国风情丛书——文化随笔系列》。

在着手编译之前，我们定下了几条选编原则：一是在时间跨度上，基本上选二战结束前后至今发表的散文（包括某些作家身后发表的遗作），以便突出一个“新”字，把外国的现代散文和当代散文译介给读者；二是以选名家散文为主，兼收一些新人新作，一般每位作家的散文限收一至三篇，以便突出一个“广”字，让读者在每卷有限的篇幅中欣赏到更多作家的名篇佳作；三是所选散文，在内容上要有一定的文化品位，体现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四是所选篇目的编排体例，统一按作家原名的字母先后顺序编排。

尽管我们的愿望是要遴选出外国文化散文中的精品，但由于国内现存的外文书刊来源有限，我们在查找原文资

料中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最后，为了弥补遗珠之憾，不得不酌情收入一些散见于国内少数文艺刊物上的译文，或国内已出版的某些外国作家文集集中的译文。

然而，为这套丛书承担译事的所有译者，不畏艰难，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还是积极参与合作，如期交出了译稿。在此，我们要对他们深致谢意。

尽管在这套丛书的编译过程中，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选编者眼力的偏差以及可选资料的局限，不可能做到每卷文选皆为精品。此外，还由于各人学识上的差异，译笔也不尽相同。其中的疏漏和不妥之处，务祈读者不吝赐教。

李棣华 鲁方根

1999年8月18日于上海

（本书中有些选文作者的联系地址难以找到，故无法付酬，请有关作者见书后及时与我社联系）

目 录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1
〔奥地利〕伊尔莎·艾兴格	
克莱斯特、青苔和山鸡	6
〔奥地利〕伊尔莎·艾兴格	
天堂鞋	14
〔德国〕斯特凡·安德烈斯	
游览一座古老的城市	21
〔奥地利〕英格博格·巴赫曼	
哦，天哪，一个自由的男人	29
〔奥地利〕加布里尔·巴吕利	
冯·林根先生的旅行	39
〔德国〕维尔纳·贝根格鲁恩	
假若你讲了，苔丝德蒙娜	45
〔德国〕克里斯蒂娜·布吕克纳	
你挣多少？	51
〔瑞士〕彼得·比克塞尔	
通往勤奋之路	53
〔瑞士〕彼得·比克塞尔	

诺查丹马斯预言	58
〔瑞士〕彼得·比克塞尔	
写作的风险	61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莱茵河	65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关于我自己	73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名誉公民	76
〔奥地利〕阿洛伊斯·布朗特施特托尔	
我如何看待世界	80
〔德国〕阿尔贝特·爱因斯坦	
外来者	85
〔瑞士〕马克斯·弗里施	
安道尔犹太人	89
〔瑞士〕马克斯·弗里施	
我和穆西尔的邻居	92
〔奥地利〕芭尔巴拉·弗里施穆特	
给自己画像	98
〔奥地利〕芭尔巴拉·弗里施穆特	
为何我无法放弃写作	102
〔德国〕米夏埃尔·弗里茨	
多年的沉默	107
〔德国〕瓦尔特·赫尔穆特·弗里茨	
一天的开始	112
〔德国〕迪特尔·福尔特	

你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做什么?	116
〔德国〕安妮·费莉齐塔斯·格尔茨	
打这个电话	122
〔德国〕约瑟夫·格尔茨	
解雇——只剩三天	128
〔德国〕古多·加特纳	
左撇子	133
〔德国〕冈特·格拉斯	
百岁老翁荣格尔一生的是是非非	139
〔德国〕哈拉德·哈通	
一位老人的肖像	147
〔奥地利〕尔伦·豪斯霍费尔	
女孩和美丽的死神	154
〔德国〕安科·赫尔曼	
归途梦	159
〔瑞士〕赫尔曼·黑塞	
论年龄	164
〔瑞士〕赫尔曼·黑塞	
乔迁时的遐想	168
〔瑞士〕赫尔曼·黑塞	
一桩较大的买卖	190
〔德国〕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	
话语的良心	193
〔瑞士〕汉斯莱·雅各比	
气 球	197
〔德国〕斯特凡·卡雷特	

杂文的意义和本质	202
〔德国〕埃里希·克斯特纳	
我对阅读的理解	206
〔奥地利〕玛丽·特蕾泽·克尔施鲍默尔	
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	212
〔德国〕霍斯特·克吕格尔	
匆匆人生	218
〔德国〕库尔特·库森贝格	
逗乐博士	221
〔德国〕西格弗里德·伦茨	
猫	228
〔德国〕佩特拉·洛伊特纳	
洗衣间钥匙	232
〔瑞士〕胡戈·洛齐尔	
瑞士大扫除	235
〔瑞士〕胡戈·洛齐尔	
假如亲爱的上帝是个瑞士佬	238
〔瑞士〕胡戈·洛齐尔	
看看那不勒斯	242
〔瑞士〕库特·马蒂	
玛尔塔的短途旅行	244
〔德国〕安格莉卡·梅希特尔	
异 乡	253
〔德国〕瓦尔特劳德·安娜·米特古奇	
路过却死里逃生	262
〔德国〕阿道夫·穆施格	

我找一个女人	275
〔德国〕马丁·瓦尔泽	
互相打量.....	281
〔奥地利〕马克西·万德尔	
当.....	289
〔德国〕迪特·威勒斯豪夫	
谁到我的小屋来?	295
〔德国〕加布里勒·沃曼	
埃娃来访	299
〔德国〕加布里勒·沃曼	
过眼烟云	303
〔德国〕加布里勒·沃曼	
给予和接受	308
〔德国〕加布里勒·沃曼	
午休	317
〔德国〕沃尔夫·冯德拉切克	
一个拒绝外界的女人	319
〔奥地利〕多萝特娅·策曼	
池塘的故事	326
〔德国〕卡尔·楚克迈尔	
希特勒的崛起	336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奥地利〕伊尔莎·艾兴格

我记得，我在看电影，电影院叫萨莎宫，曾是从前帝国和王国的骑术研究院的附属骑术学校，位于一条不长的铁路线的上方，人们称它为城际铁路线。我不知道它连接什么，只知道在线路上开过的主要是货车，在那些天里可能比平时更为频繁。听说很久以前我的叔祖母有时也上那儿去，是去看望我们的，不过没过多久，我的祖母也登上了去那儿的车，被装进了一辆货车。维也纳的杀戮性运输悄悄开始了，因为它不为人注目，是在城际铁路线上，邻近萨莎宫的一个名叫阿斯潘的小站开始的。这样一个地方在维也纳的郊区多的是，可小地方起大作用，有时甚至是神秘诡谲的。在萨莎宫淡灰色、当时已有些破败的围墙上，肯定已钉上了上面写着“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但在我的记忆中，这块牌子并不很显眼，萨莎宫后来也停业了，为天使服务很少是能得到回报的。

不过，九月一日那天还像往常那样放映电影，所有的人——按照当时的说法——都冷静严肃地做他们该做的事，歌剧影院里放映电影“一个好名声女人”，人民歌剧院里

在上演弗洛托^①的“玛尔塔”，城堡剧院正上演“唐·卡洛斯”。去看电影以前，我到原来学校的一位老年女教师那儿上英语课，我的那个学校设在维也纳的乌尔苏琳修道院里，在那一年的秋天，遵照当权者的旨意，第一次不再开启它的大门。或者说只开一条缝，让孩子们中那些已成为不受欢迎者进去，或是让像我一样的还在学习英语或钢琴的孩子进去，这是一群奇特的姑娘，她们的父母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外国人，或者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我想起那个名叫奈尔巴西的小姑娘，回忆起原来跑到澳大利亚的犹太小女孩费莉齐塔斯，还想起一个留着小辫的纤细姑娘，她叫蕾娜特。校舍的一大半已被德国国防军占据，但仍显得古老和宽敞，可以从这个通道进去，从另一个通道出来，以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我那年老的英语女教师根本不提战争，我也一字不提。但当那天已开始动摇的希望彻底破灭，尤其是那些总以为判断正确的人也悲观失望时，学习英语后来竟成为一个科目，一直持续到我来到集中营大门外和毒气室的门前。许多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而不是依赖出入境许可、高价担保或工作批准去冲破国界，了解到那些不为他们或不能为他们提供避难所的国家作为避难的地方。就是我也觉得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翻译一段《温迪梅尔女士的扇子》，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至少要比终日耽想以往的校园生活有意义。

在那一年的夏天和早秋的上午，我照看着一个小男孩，我接他回家，如果天好，带他到市立公园去，九月一日

① 弗洛托(1812~1883)，德国作曲家。

和二日那两天也没什么变动,天气也很好。只要响起警报,他母亲就站在门洞里,嘱咐我们到最近的防空洞里去躲起来。不过她总是笑自己,不相信有必要去钻防空洞。只有少数人相信这点,所以也不再拉警报作练习了。奥地利原国防部大楼的窗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屋脊上写着“如果你想拥有和平,就得作好战争准备”。市立公园前是一大片不久后就会消失的果树,枝头上挂满了苹果和生梨,在游戏场的长凳上,一位姑娘坐在我旁边,她穿着白色的袜子,戴着白色的手套,正在读着《长统皮袜》。后来,在战争期间那灰暗阴沉的空中,这一天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而手捧《长统皮袜》的这位白色姑娘从未从这幅画中消失,或许正是由于她,那一天才时至今日仍然使我觉得,那是最后的一个和平日子,尽管对我们和许多其他人来说,战争虽然刚开始,但它已进行了一段时间了。我母亲已经失去了在学校做校医的工作,被迫关闭私人诊所,离开我们的居所,我们搬到外祖母那里去住了,我妹妹乘上一趟货车,于七月四日到英国去了,那是公谊会^①教徒为维也纳受到威胁的青少年组织的一次运送活动。那列车是在中午时分,由维也纳西站开出的,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回荡着热气而又充满希望的七月四日,比通常的一天过得更慢、持续更长。我真想跟随而去,也移居国外,我们在英国或美国再次相逢。九月的头几天这种运送就停止了,不过在此前不久已显示出将停运的迹象。尽管我不属于也不允许属于公谊会,要移居国外,我得去弄张希特勒青年团的许可证。这是张——或许是本地

^① 基督教的一个教派。

的——发给十八岁以下青年人的证书。在八月底的一天里，我去取许可证，人们让我到一个房间去，里面有个年轻人坐在写字台后边，比我大不到哪儿去，是个小队长或是一个地区的小头目。他问我要许可证派什么用处，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但是我知道，他是等我的回答才立起身来，站在窗口往外看了一会。然后他转过身来面向我，对我说：目前不开许可证。他说这话时并不是不礼貌，用的也不是我们在与纳粹当局常常是单方面的交涉中所习惯了的口气。他作沉思状，似有无可奈何的样子。当我沿楼梯往下走时，我觉得好像是我拒绝了他，而不是他拒绝了我。

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在九月一日的早晨更是很少想起这件事，这一天的开头就很幸运。七点刚过，铃响了，两个男人把一个旧的船用箱推进了我们灰暗的前厅，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我们已期待它好久了。我祖父的一个兄弟想把它从他的箱包店的存货中廉价卖给我们，可我的这位叔祖父——他叫尤利乌斯，两年后逃脱了遭驱逐的命运，因为他过世了——没有及早把箱子给邮过来。我们把它推到几乎没人住的客厅，我开始把我的书和旧的学生练习本往里扔，还有长统袜、鞋以及拜尔^①写的钢琴教科书。那时，我们当中谁也没料到，它永远也不会跟随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而只是从一个我们所呆的时时处于危险之中的艰苦的住宿处，运到下一个住宿处。这个船用箱外面是浅色的，里面呈灰色，盖子是拱起的那种形状，有两把锁，四条深色的镶边，长约一公尺，高八十公分，从未去过大海，可我总

① 约瑟夫·拜尔(1852~1913)，奥地利作曲家。



觉得它知道的比我多,它知道一九三九年的九月一日、二日
和三日以及所有其他的日子。

(陈晓春 译)



克莱斯特、青苔和山鸡

[奥地利]伊尔莎·艾兴格

我回忆起我奶奶的厨房，它狭长却明亮，与铁道线呈直角状态。天气晴好时，厨房还向外延伸，伸向东方的寂静天空，逢到阴雨连绵，它就缩回到它原来的空间。它本是个未婚厨房，像位圣经中热情赞美的奇妙处女，像棵落光树叶的树，静静地站在那儿，但不容人们将它砍伐。

一旦有客来访，四位或五位老妇人，穿着长长的外套，头戴奇异的软帽，厨房里便一片欢乐。显然，由于欢乐不足以占据更多的空间，所以她们就聚集在厨房里，把它塞得满满的。我奶奶不停地往外走，到外面忙个不停。“快进去吧”，她对其他人说，“我马上就来！”她去取牛奶、糕点和糖，在餐具柜里寻找着大一些的碗。今天我回想起来，她是要找回这四个或五个老朋友上次来访时不知中断于何处的欢乐。这时她找到了那只碗，知道它在什么方向，是容易找得到的。

在厨房里可以慢慢商议，去看电影啦，听音乐会去啦，或是往上爬，去参观位于园子顶头的兵器库。厨房里酝酿出各种计划，它的灯光迎合着它们，让它们逐步形成。底下如果有列货车通过，浓烟会突然扑进厨房，使眼睛充溢着泪